

新

真情王牌经典浪漫系列

史上最强情感巨作

奉子成婚

五部曲

珍藏版名家经典作品集



非一般最LOVE经典——值得你倾注所有情感……
 缠绵悱恻、深情动人、爱恨交织、最迷人的魅力焦点——尽在新真情王牌经典浪漫系列》》》

新·真情·王牌·经典·浪漫·系列



- ◆收录全年度最畅销经典情话
 - ◆演绎全年度最动人的爱情故事
 - ◆汇集全年度最优秀的说爱高手
- 有你期待，所以精彩

奉子成婚 五部曲

收录2002年度最畅销经典情话——挑战你的情感极限

人气说爱高手，风靡万千情迷的全新奉献

1. 天作之合 2. 喂、喂、喂

3. 四喜 4. 珍藏版名家经典作品集

LOVE YOU
FOX

新真情王牌浪漫系列
经典

奉子成婚

五部曲

新·真·情·王·牌·经·典·漫·漫·系·列
48
全新巨作
超值图书五套

新真情王牌经典浪漫系列④⑧

奉子成婚五部曲

- 之一：记川（绿痕著）
之二：天作之合（千水著）
之三：哎、喂、爱（花颜著）
之四：抢亲公主（梓涵著）
之五：三欺四窃（花半夏著）

出版发行：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金

印刷：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：17

字数：4000千字

版次：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587-537-5/I·887

定价：每册28.00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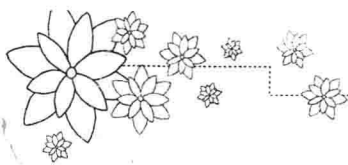


记 川

他是她门上的门神，
一世又一世，他看尽了她想爱却无人可爱的泪眼，
一世又一世，他执着地站在门上不走出与她相见。
在这世，在这年，
他终于放下心结，跨出门扉与她相恋，
他们的姻缘红绳，曾因爱而紧密相牵，
但，一道圣谕，一段白绫，却拆散了这一切。
她因此而徘徊在忘川河畔，寻找遗忘的从前，
他因此而停留在人间边缘，等待她再次出现。
千年过后，天火聚临，
她踏上寻觅记川的路途，再次回到人间，
一段千年前被拆散的爱情，能否再续前缘？
因为一颗舍利，姻缘，不再断了线。

绿
痕
◎
著

新
真情王牌经典浪漫系列
048



第一章

嘉熙六年春

奉迎皇后大婚当日，皇城内处处搭起了飘扬的绸缎彩架，自上林延寿门至未央宫长长的走道上，铺上了新织的红毯，沿途夹道置放了四百对凤纹灯座，里头燃烧的龙凤喜烛，将夜空照耀得一片融融辉煌。

灿灿燃烧了一夜的凤纹灯座，在天明后，由宫人高举灭灯罩一一掩熄，此时，东方的天际染上了层层朝霞，远处静卧的峦山丛岭，披罩着浅色金光，再朝天顶一看，天际也渐渐地自淡粉转为浅蓝。

当朝曦的第一道光芒自山头那端射向天际时，即将入宫的皇后在宫女的搀扶下，身着黄色凤纹锦服，背披五彩绣帔，头戴金凤盘绕冠，珠翠盈满发后垂髻，手执金玉如意，款款自仪凤院登上凤辇。

十六人所抬之凤辇行至上林延寿门，在即将进入未央宫前殿时，皇后由宫女搀扶下辇，徐徐步行上阶来到殿前，经由礼部尚书迎至未央宫宫门前拜见皇帝，之后，再由礼部尚书捧读玉册，鸿儒正卿赞礼引导皇后跪伏听命，读完策后玉册，紧接着，一旁的文华殿大学士捧来皇后宝玺，武英殿大学士则是捧上皇后玺绶，交由未央宫总监跪接，转授给宫眷佩在皇后身上，后再向皇帝跪伏谢恩。

洪亮壮丽的龙笙凤鼓缓缓奏响，阶下众臣叩送皇帝离席，随后众臣起身，皇后旋身面对未央宫前满朝文武群臣，再缓慢地坐上凤椅，右捧皇后宝玺，左执金玉如意。

远处阶下的群臣在皇后入座后，准备就位行礼奉后大礼。

屏息以待的静默中，在天锣骤响、法号齐鸣那一刻来临时，整



齐拂披衣袂的声响倏地传来，当下，成百上千的朝臣，伏地朝皇后以叩首大礼跪拜。

“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！”

响彻云霄的呼贺声，直上九天青霄，同时，也惊飞了未央宫旁满林飞鸟。

乱不成行的飞鸟，纷纷振翅横越过湛蓝的天际，凄冷清风迎面徐来，微微拂动了皇后顶上金彩凤冠的珍玉悬珠。

绷紧了身子站在未央宫上接受群臣朝见的皇后，在一片刺目的朝阳中，在宫阶下见着了身为宰相的父亲，与那些原本和她血亲相连的宗族群臣，她竭力隐忍下双臂的抖颤，强行压抑着心中庞大的惶恐和不安，将手中沉甸甸的礼器握得更稳，并努力挺直背脊，仰起螭首，迎向迷炫得教人几乎睁不开眼的灿日。

这一年，皇后凤舞，芳华十三，入主未央宫。



纤纤兰指，握住了蓝釉瓷笔，龙涎香的气味，淡淡地在雪白丝绢上飘沁四散。

执笔的风舞，漫不经心地写下一行娟秀的墨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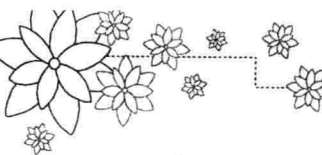
浮云若梦，浮生如斯，人生，如露。

或许人生即是如此，但，下笔的她，生来就与天底下的女子不同。

她乃金枝玉叶、御授天命，高高位居六宫正统，贵为一国之母，宫中的一切，即是她一生将统御主宰的所有。但，这只是外表上看来，事实上，世事并非是仅次于圣上的她所能掌握的，至少，她的命运就不能由她。

在这座广大清寂的未央宫中，这些年来，她只是个备受圣上冷落的皇后。

其实宫中人尽睚知，美其名为一国之母的她，充其量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后，后宫的实权，全都在以一双纤纤玉手，就能掌握圣上那颗心的灵妃手中，而她，不过是因宗族显赫，世代均在朝为



相，故由太后亲择策立的后妃而已。

因年少、因无子，也因与她年岁相差了十岁毫无夫妻情分的圣上，在大婚后即投入西宫温柔多情的灵妃怀抱，不临幸于未央宫，使得她的后位初立不久便岌岌可危，但她却因主动奉养太后，故而在太后庇护的羽翼下，避开宫中三千粉黛的明争暗斗，也勉强保住了后位。

孤灯映壁，探房风冷。这写照，深刻真切地详述了她人主未央宫后四年来的生活。

入宫这些年来，她不时想起未进宫前的自由与欢乐，在这座层叠如迷宫的红墙绿瓦外，那朗朗无边的天际下，她不过是个不解世事、花样年华的女孩，她只是个……跟在娘亲与姊妹的身边学习女红，或在爹爹的身边读书习字的官家女眷而已。

每至春日来临，皑皑大地冰霜褪去，替换上一袭嫩绿的翠服，她与府内众家姊妹及女婢们，在青青河畔的杨柳树下，迎风争放彩色纸鸢，或是春末时在院中采摘花儿赶制香枕，每当秋日来临，她总爱身着鹅黄色的衣裳，在金黄色叶片纷纷飞舞的银杏树下，旋身翩翩起舞……

那些短暂却缤纷的日子，是她身处在深宫尽处里最大的惦念，也是她十七年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，只可惜，往事走得太远，她无力去追回，也容不得她步出宫门去将它寻回，她只能噤声闭口，在宫中努力学习妇德，并在所有人的期盼中，做个他们都希望见到母仪天下的尊贵皇后。

无人知道，在她恭谨得宜的笑容下，掩了多少泪，又藏了多少心事。

她多么渴望，卸下云鬓上的十二金簪、额前的翘首凤珠，褪下这一身繁琐沉重的凤服，让无时无刻不都紧绷的身子能获得片刻的舒坦；抑或是像其他同龄少女一般，日日恣意地欢笑畅乐，而不是只能当个必须时时刻刻皆注意行止的贤淑皇后。

只是奢望终究是奢望，在这座未央宫里，唯有一日接一日的白昼，一夜接一夜的深宵，岁岁年年无情地吞噬着她的花样年华。

在宫中住久后，她一点一滴地察觉，她心中所寄藏的渴望渐渐淡了，以往，她所怀有的梦想与希望，正逐渐如尘如雾般地消逝，更令她觉得可悲的是，现下她最大的心愿，仅仅只是希望当她百年之

后，她能够逃离这座深宫回到故里，葬在故乡那棵心爱的银杏树下。

端坐在书案前，就着所剩不多的回忆，悬笔在丝绢上行书的凤舞，正欲将往日相思托寄笔下诉，好将记忆中欢乐的片段书至绢上时，她的笔势忽地一顿。

“云容。”她朝一旁随侍的宫女轻唤。

“娘娘。”贴身宫女云容随即靠上前恭谨地弯身请示。

凤舞仰首望向一派热闹的外头，“殿外何事如此嘈杂？”鲜有人至的未央宫，今日怎会一反往日静寂？

“回娘娘，是宝林殿所请的高人入宫了。”早就派人去问过一回的云容，立即如实呈报。

“宝林殿？”她蹙了蹙黛眉，“太后请了什么高人入宫？”难道长年礼佛的太后又想办什么法会了？

“娘娘，您不知道吗？”陪侍在另一旁的兰台神秘地朝她眨着眼。

“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有人说……”兰台刻意拉长了音调，双眼还滴溜溜地四下张望了一番，“太后所居的宝林殿闹鬼。”

凤舞想也不想就驳斥，“无稽。”

“但太后近来夜不安寝，宫人们都说得绘声绘影。”见她不信，云容忙，迭地加入说服的行列。

“太后无恙吧？”只在乎太后安危的凤舞，急急站起身，有些责怪地睨向她们，“怎么发生了这事都不告诉我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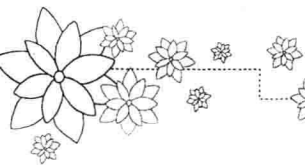
云容立即靠上前想扶她，“娘娘，您要上哪？”

“摆驾宝林殿，我要去见太后。”凤舞挪开欲扶她的手，自个儿提起裙摆疾步朝书斋外走去，在午后的灿日下，摇曳的裙摆卷起一层层叠浪般的刺目流金。



“参见母后——”来到宝林殿的凤舞，大礼尚未行完，就已被一脸兴匆匆的太后扶起。

“别多礼了。”满面喜色的太后直拉着她来到殿门前，“你来得



正好，快来看看！”

随着太后仰望的面庞，不明所以的风舞随之看去，高大的朱色殿门上，经画匠的巧手彩绘修润过后，两尊栩栩如生的武将矗立其上，左边门扇上，一人身着斑斓战甲，面容威严，姿态神武地手执金色战戟，另一边门扇上，一袭黑色战袍的男子，神情则是显得优闲自适，两手并无神兵或利器，只是探出一掌，轻抚着坐立在他身旁巨大的金眼白虎。

她迟疑地口，“母后，这是……”

“门神。”笑吟吟的太后见她满脸不解，爱怜地拉过她在她耳边说着。

“门神？”原来门神是生得这个模样啊。但既是守卫之神，怎么上头那名黑服男子，模样看起来悠哉自在，一点也不似另一尊门神该有的威武慑众？

太后边伸出手边向她解释，“左方的这位，名唤神荼，右边的这位，名唤郁垒。”

“母后。”风舞转过身，恭恭敬敬地探问：“您特意请人将他们绘在门上，是为了什么？”

原本面带喜色的太后，经她一问后，霎时刷白了脸。

太后有些惧怕地瞥看四下一眼，再拉过她，在她耳边小声地问：“风舞，你信不信鬼神之说？”

“信。”她点点头，继而蹙眉，“但，宫中真有不洁吗？”在宫中住那么久了，她从没听过什么来自于阴间的风吹草动，倒是后宫那些妃子，私底下为了想将她拉下皇后宝座，故而作法作祟的情事她可听过不少。

“我怀疑，宫中作祟……”太后的音调里隐约掺了些颤抖，捉住她臂膀的指尖也更加使劲了。“近来，我常夜不安寝，总在梦中见到血光淋漓，更常梦见当年那些与我争宠的嫔妃，你想，会不会是……”当年她为了登上六宫之首，不知用了多少见不得光的手段，说不定，近来宫中鬼影幢幢、鬼声凄厉，就是当年那些被她斗垮，或是被她逼得走投无路而自尽的妃子，准备来向她索命。

深知后宫阴暗面的风舞，水眸盈盈一转，立即换上了一抹令她安心的笑容。

“母后多虑了。”风舞拍拍她的手安慰，“既是绘上了门神，不妨



就视为咱们只是为后宫图个平安心静，也算是为众人祈佑康泰，这与先帝那些早逝的嫔妃无关，当然，更与德孝才仪兼备的母后无关。”

凝望着她那具有稳定人心的笑意，半晌，太后脸上似雨过天晴般地再次露出了喜色。

“你呀，就是这张嘴巧。”她伸手轻拧凤舞的鼻梢，“怪不得我会这么疼你。”当初挑这个媳妇还真是挑对了，不但愿主动陪在她的左右服侍她的起居，最令人感到欢喜的，就是这个媳妇的贴心，以及她的知情善意。

凤舞勾起她的臂膀，撒娇地侧首靠在她的肩上。

“这也是母后调教得好呀。”离乡背井、疏离了所有亲人友朋后，这些年来，她早把太后当成自己的母亲，以及最亲近的人之一了。

二来，你习画多年，画艺一流，就由你说说。”太后满意地仰首看向门面，“画匠们将这两尊门神画得好不好？”

“两位门神五官身形，无一不钜细靡遗，画功一笔不苟，色泽画彩皆鲜艳动人，气韵神态更是传神，传神得……”同样也仰首看去的凤舞，说着说着，在看向郁垒时顿了顿，“就似真人一般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”也觉得他们活灵活现得就像快走出门中的太后，边说边朝她点头。

但，只照实说了一半的凤舞，实际上所认为的，却不只是那样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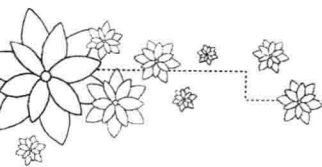
在她眼中，那名着黑袍的男子，非但神态、形貌皆似真若实，在他那张俊逸的面庞上，一双炯炯灿亮的黑眸，更似正由上往下地凝看着她，他看得是那般专注，仿佛会灼烫人的炽热目光，全都集中聚汇至她的身上来，这令她浑身泛过一颤。

怔然相望的凤舞，惊讶与不解过后，一股暖融融的热意，在她的心底蔓延了起来。

他，在看她？

虽然与一旁的神荼相比，这个名唤郁垒的门神，神态轻佻状似不拘，却仍是掩藏不了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威武挺立，她望着那坠垂落在他颊畔的黑发，甚想伸出手……

“凤舞。”不知所以然的太后轻轻推了推她。



“是。”她立即回神，站直了身子甩去心底那份异样的热感，以及她不该有的思潮。

爱屋及乌的太后兀自盘算，“依我看，不如这么办吧，我也命人在你殿内绘上他们保你平安如何？”

“但凭母后懿旨。”两眼在不知不觉中又被门上男子掳去，她心不在焉地应着。

太后深深吁了口气，“但愿，绘上他们后，往后宫中就再也无波无澜。”

感觉那名男子的视线，再次准确地对上她的眸子，没来由的心慌，令凤舞忙垂下螭首。

真能无波无澜吗？为何她会觉得，在她胸口里的那座小小心湖，就将掀起滔天巨浪了？这是预感，抑或错觉？

不怎么敢再直视门上门神的凤舞，僵持了许久，终究是掩不住心底的那份好奇，当她再次抬起螭首，与门上男子四目相接之时，她仿佛看见了，一脸笑意的他，正不着痕迹地朝她眨了眨眼，使得双颊蓦地泛起红云的她，赶忙别过脸，再也不敢直视他脸上那份惬意的朗笑。

他不过是个画中人，不过，只是个画匠巧笔所绘的门神，因此方才她所见的那些……只是错觉吧？

忐忑的心跳中，她忽然发现，她很想这般说服自己。



云笼月，风吹檐上马悬铁。

落灯花，满桌彩画墨未浓。

夜里一阵幽风，巧巧吹掀起书斋两旁的透色纱帘，静夜伏案作画的风舞，在初夏夜里的凉风拂上她的面颊时，微微抬起了头，偏首看向寂静的书斋。

伫立在座灯两旁，陪伴她的守宫人都已站立着合眼入睡了，就连随侍在侧的贴身宫女云容与兰台，也正有一下没一下地点头打着盹，室内静谧无声，唯有偶尔传来宫灯燃烧的声响，幽幽地点缀着幽夜。

张目探看四下如常后，凤舞再次低下头，正欲为画中所绘的白



虎以金笔上色绘目，不意间，在她面前丝织的透明木兰屏风，忽有一道白影闪过，她随即止住笔势，两眼紧盯着前，不久，一道矫若游龙的黑影，也跟在白影之后流划过木兰屏风。

那是什么？

凤舞不确定地眨了眨眼，而后，自认行得直坐得正的她，心中非但不恐惧，反而满心好奇地自案中起身，小心地没惊扰已熟睡的宫女们，踩着轻巧的步伐绕过木兰屏风，但未走至书斋门前，她倏地停下脚步，诧愕地仰望向日前由太后命人绘上门神的大门。

门神……少了一尊？

近在眼前的两扇门扉，一扇，神情端肃严正的神荼仍在原处，但另一扇，让她总觉得视线如影随行，使得她不得不以木兰屏风隔开目光的郁垒，此刻却是不知所踪。

他自门扇上出走了？或者，他真如太后所说，降世到宫中捉鬼去了？盯着空荡荡门扉的凤舞，不知该怎么对自己解释地胡乱猜测着。

遭西风吹扬得翩翩翻飞的纱帘，忽地静止，大地在此时没预兆的静默，察觉有异的凤舞回过身，遇上了一对幽不可测的黑目。

方在他处完成捉鬼任务的郁垒，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书斋内，带笑地看着被他突然出现吓着的她，颠颠倒地退了几步，在她欲撞上一旁的灯座时，他身形一闪，来到她的面前飞快地揽住她的腰肢。

忘了换息的凤舞，怔愕地瞪看了眼前人许久，待她清醒过来，正想张口呼叫时，郁垒朝她伸出一指，将修长的手指搁放在她的唇边，示意她噤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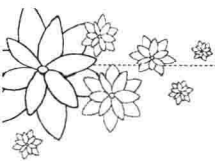
唇上的热意令她一愕，到口的话语，不知不觉地又溜回她的腹间。

郁垒倾身靠向她，低沉得令人背脊都忍不住引发一阵战栗的嗓音，悄悄地划过她的耳畔。

“别说出去。”他轻声叮咛，随后放开了她，偏首往旁一看，就见原本消失不在门上的白虎，已自外头跑来，一骨碌地跃回门扉里。

两颊红热的凤舞，双手紧抱着自己退离他数步，怔看他噙着一抹笑，姿态优雅地步回门上，再次化成了一尊绘像。

亲眼目睹这一切后，凤舞一手按在胸口上，企图稳定狂乱的心



跳，经过反覆吸气吐息，她仍是不确定所见的一切是幻是真，但方才唇上的热意，是那么地真实，不容得否认。她抬首看向才曾与她有短暂接触过的郁垒，双眼在接触到他那若有深意的眸光时，这一回，她没有移开视线。

她明白，心中所遭受到的，不只是惊扰而已，某种暗藏在心底深处的东西，正似窗外枝头的飞叶，正跃跃欲迎风而动。

几案上的檀木薰香，轻烟在炉内袅袅升腾，暖暖的氛围泛过一室，香气迷人芳霏，也令人迷惘沦陷。



“云容。”执笔作画的凤舞突地停下了笔，“你可知那两位门神的来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正在为她磨墨调色的云容摇了摇头。

也跟在在一旁随侍的兰台却得意地漾开了笑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心绪躁乱的凤舞将笔搁在笔架上，神情疲惫地朝后靠坐进椅里。

“传说，神荼和郁垒原本是黄帝手下的大将，常在度朔山章桃树下检阅百鬼，对于无理害人的恶鬼，就用草绳把它捆起给白虎吃掉。”歪着头边想边说的兰台，说到后来兴奋地伸出指，“当黄帝得道成仙后，手下的两名大将听说也入了神界，日后人们将就他们视为捉鬼神差，一同绘在门上，以保家宅平安！”

但凤舞听了，脸上却无半分心安或是喜色。

“娘娘，您怎么了？”注意到她不对劲的云容，担忧地望向她。

她摆摆手，“没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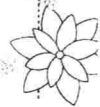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您近来面色憔悴，是不是夜里没睡好？”兰台也发觉她的气色不像往常般红润，倒像是累了数日未睡的模样。

“我没事。”她不想解释，扬手斥下她们，“都去睡吧，今晚别服侍我了。”

她们面有难色，“但……”她又要一人待在书斋里不睡？她这样已好几日了，再这样下去她若累倒了该怎么办？

凤舞美目一扬，不容置疑地看向她们，“退下吧。”

“是……”也只能遵从懿旨的她们，只好向她行礼退到书斋外，



如常地站在门外守着，以防她不时之需。

门扉一合，深深坐在椅里的凤舞随即闭上了眼，不想再透过木兰屏风，再次见到那名始终让她觉得自己像个牢犯的门神。

可是，即使是隔开了他、即使是闭上了眼，她仍旧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，而她也无法不去注意门上的他，无法……回避他无时无刻不都跟随着她的目光。

整日彻夜都被人瞅看着的感觉是很不快的，为了那尊门神，她刻意少来书斋，但没料到惧鬼的太后，将未央宫的门扉都绘上了门神，因此即使她将自己关在寝殿内，也被绘在寝殿门上的郁垒那道淡淡的视线跟随着，同时他也将她的一举一动都悉数瞧进眼底。

她是很想将那夜所见之事抛诸脑后，就当作什么都没见到，也从没发生过那回事，好让她的生活作息能够一如往常，而不是被那位门神弄得失序大乱，但，每回只要望着他，他那看似顽皮又挑诱的眼神，又总会令她想起，他曾亲昵地揽抱着她的腰肢。

就连圣上也不曾那么对她做过呢，她出神地轻抚着自己的唇瓣。

寂寂长夜，就在她漫天的绮想中缓慢流逝，本想将上回那幅白虎图画完的她，连日来的疲惫使她不敌睡意，一手执笔、一手托着面颊的她，不知不觉地在案上打起盹来。

一双大掌及时捧住她掉至书案的脸庞。

被两颊暖意惊醒的凤舞张开眼，触目所及的，正是令她近来日日心神不宁的元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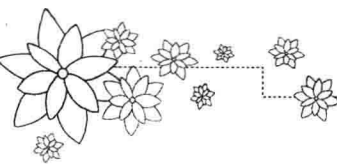
“怕我吗？”将她扶正后，见她眼中闪烁着讶异，却却不躲不闪，站在书案前的郁垒朝她挑了挑眉。

“怕。”她淡淡应着，“但已经怕过了。”该见识的，不该见识的，那日她都已经开过眼界了，接下来，就只是适应的问题。

一迳看着她的郁垒，听完她的话后，忽地整个人横过书案，伸出一手将她头上妆缀的发饰拿掉搁在案上，他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十二根金簪。

“你……”凤舞错愕地睁大了眼，没料到他会突然做出这等举动。

他微侧着头，一手轻抚下颌，“日日看你头上顶着这么多玩意，我一直在想……”



原本满腹闷气和疑惑的凤舞，因他那副看似困惑的神情，不禁忘了先前她对他所怀的怨怼。

“想什么？”因他沉声久久不语，她忍不住好奇。

郁垒动作轻柔地抚向她的玉颈，淡淡问上一句。

“不酸吗？”案上摆放的那些玩意，全数加起来不知重达几两，亏她有那等好工夫日夜顶着它们。

因他那副认真请教的模样，凤舞忍不住莞尔地笑开来。

“很酸。”她煞有介事地颌首，并瞥了瞥他，“你试过就知道。”

“你笑了。”他的目光变得温柔，“见你这么久，这是头一回见你笑。”

笑意骤止在她的面容上，恍然忆起自己身分的她，目光随即冷却了下来。

她微微往下一看，视线停留在还停留在她颈间的大掌上。

“你逾矩了。”自她为后之后，天底下胆敢碰触她的男人，他可是第一个。

“是吗？”郁垒不以为然地挑扬着剑眉，“我犯了什么规矩？你们人间订的？”就连神界也没什么仙条神规能束缚他了，来到人间，又有何人能限制他什么？

她不慌不忙地拉开他执着不放的大掌，然后敛眉正色地抬首看向他，“我已为人妻，我的夫君，可是当今圣上。”

跃动似星芒的光影在郁垒的眼中流动着，半晌，他缓缓俯下身，一点一点地朝她靠近，她深吸了口气，直觉地想往后撤以隔开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但他却一掌固定在她发后，轻柔徐缓地将她拉来面前。

“你们的圣上，与我……”他一字字地轻吐，“无关。”

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面容上，吹乱了她耳边滑落的发丝，也吹动了隐隐发出声响的心弦，凤舞力持镇定，冷眸迎上了他灿亮的黑瞳。

她轻轻淡问，状似不动如山，“你这是在轻薄我？”

“事实很明显不是吗？”他放肆地笑了笑，持放在她发后的大掌挪移至方才的颈间，再缓缓游荡至她粉漾漾的颊上。

颊上的抚触似有若无，像清风，也像幽夜中滑过叶片的凉露，她一瞬也不瞬地凝望着直直盯住她不放的他。

“既然知道我在轻薄你……”郁垒更是将他那张俊逸非凡的脸庞靠向她，两人之间不过咫尺之距。“你怎不逃？”

她也迷惘了。

为何不逃？因为知道他是个无害的门神，所以不逃？不，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她，那……又是为了什么？连她也无法对自己这一时的宽容放纵，做出任何解释。

虽然明知在这一刻她不该分心，但她就是无法不去联想，这男人与圣上的不同之处。回想起已有许久没有摆驾至未央宫的圣上，宽脸细目的，没有他生得这般俊俏感人，总是不看向她的圣上，不似他会正视着她的眼眸，圣上更不会将指尖置放在她的脸庞或是身之上……

圣上，心底根本就无她。

下颔忽遭人以指抬起，凤舞拉回思绪，注意到他轻锁着剑眉，微微眯细了眼。

“你在想着谁？”

“我的夫君。”她索性直言，挑衅地迎上他与他抗衡。

丝丝疼痛自下颔处传来，她吃痛地敛起黛眉，但更快的，抚平她眉心的指尖已来到她的眉畔。

适时的柔情，再次压下了她那份油然而生的反抗感，反反覆覆遭他拨弄的凤舞，再也无法安然于座，她朝后一仰，起身离了座，无声地凝视着双目炯炯的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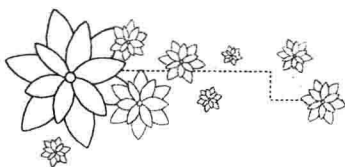
远处的门扉突地传来些微的声响，郁垒回首看了看，察觉门上的同伴正极度不悦地怒瞪向他，他唇边扬起一笑，抬手弹了弹指对神荼所处的门扉施了法后，再朝门外一抬手，让站在案后的凤舞看得诧异无言。

“他的眼睛……”她讷讷低语，看着原本张目以对的神荼，就在他的一弹指后，不情不愿地闭上了眼。

“先让他睡一会。”郁垒状似优闲地回过头来，“还有，我顺道让守在外头的那些也都睡一会。”

她一怔，不解的水眸再次流连至他的身上。那些？他指的是她的宫女与宫人们？他到想做什么？

“你在画什么？”他像个没事的人般，绕过书案来到她的身旁，低首看向铺放在案上的绘绢。



想站离他远一点的风舞，犹来不及走开，他已迅雷不及掩耳地探手将她拉至身旁，并擅自取来彩笔，沾了沾金色彩料后，强迫性地让她执笔，而他的大掌则是复在其上。

“你……”困窘又懊恼的风舞，怎么也甩脱不掉他牢握的大掌。

“来，看仔细。”郁垒在她的耳畔低低哄诱着，握着她的手，将笔尖探向画中白虎的双眼，为它点睛开光。

笔尖方起，墨犹未干，遭点睛的白虎像是有了生命般，突地在画中动了起来，她倒抽一口凉气直往后退，早已有所准备的郁垒，则是敞开了胸怀稳稳接抱住她。

气息未定的风舞，无法自眼前的景象中挪开目光。画中的白虎，在伸展了四肢后，抬首望了望她，紧接着便跃出画外，四脚轻盈地落地，而它在一落地后，原处在门扉上的白虎立即消失。近在眼前的白虎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，再三地瞧了瞧她后，便一骨碌地扑至她的身上。

惊叫还悬在口中，还来不及害怕的风舞，腰际马上被郁垒一揽，郁垒不疾不徐地抬起一掌拍落白虎，再瞥瞪它一眼，受挫落地的白虎，不一会儿，忽地一改前态，像只猫儿般地开始磨蹭起她。

先是受到惊吓，而后情况又立即急转下，心情大起大落的风舞，喘息不定地微微瞥向身后正对她微笑的郁垒，她一手指向缠着她不放的白虎。

“它……”

郁垒松开拥抱她的双臂，走至书案边看着正对她撒娇的白虎，饶富意味的笑意出现在脸庞上，“看样子，它似乎满喜欢你的。”

“好痒……”正被舔洗着掌心的风舞，被这只拼命想讨好她的白虎给逗出了笑脸。

似若芙蓉的笑意，令郁垒一怔，幽幽火种，在他心中隐密地燃烧起来，难以自禁。

“明明就是个花样少女，为何要刻意装作那般老成稳重？为何日日都要强迫自己伪装成另一个不像你的人？”他斥开白虎，来到她面前捧起她的脸蛋，“看，你笑起来多美。”

温柔坚毅的面庞静映在她的眼中，鼓噪得刺耳的心音，她怎么也按捺不住，但，她还是听见自己不由自主的口。

“我乃六宫之主，一国之后。”她可以忘情恣意，却不能忘记她

